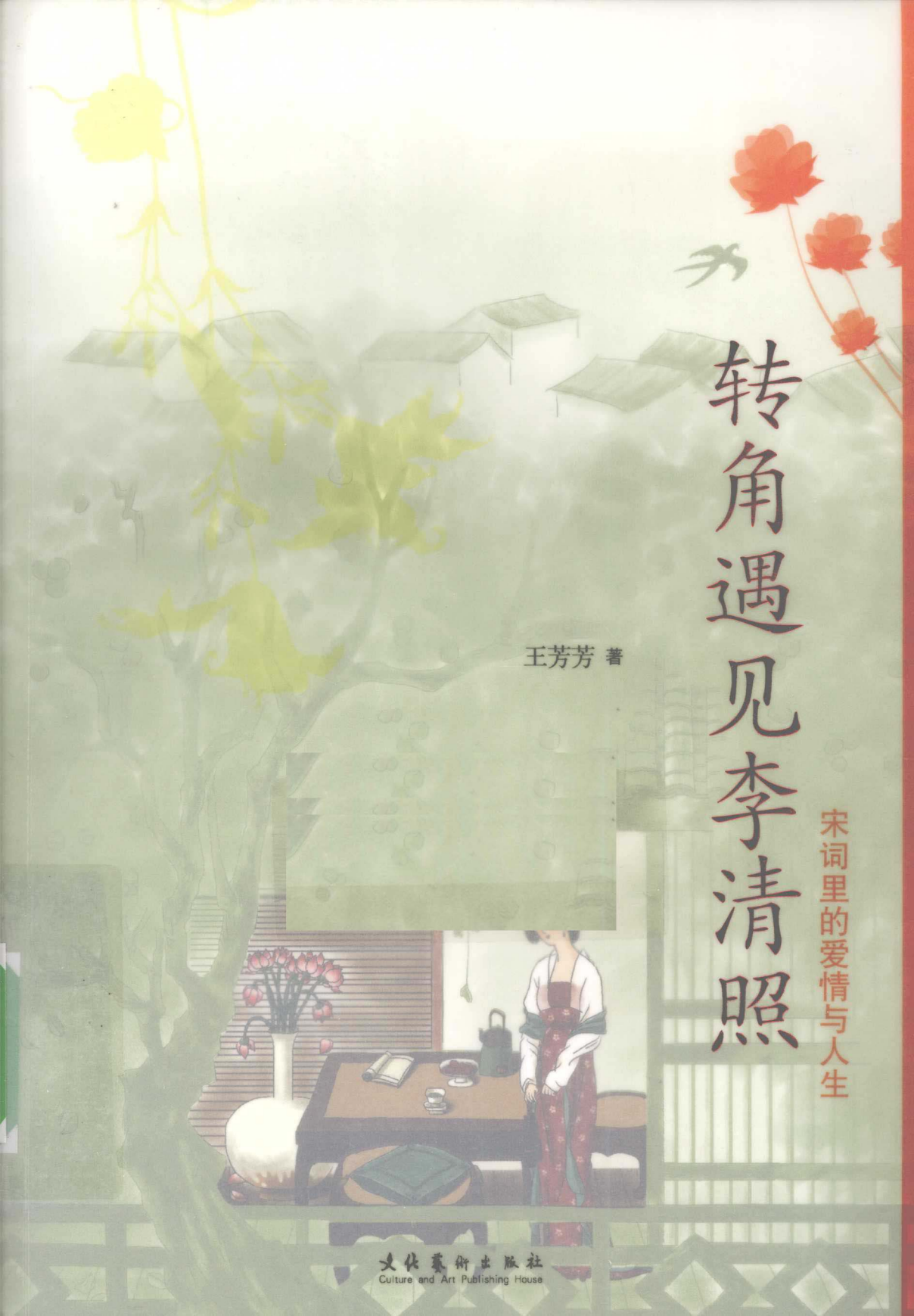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转角遇见李清照

宋词里的爱情与人生

王芳芳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转角遇见李清照

——宋词里的爱情与人生

王芳芳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转角遇见李清照:宋词里的爱情与人生 / 王芳芳著.
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-7-5039-4168-9

I. 转… II. 王… III. 宋词 - 文学研究 IV. 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5849 号

转角遇见李清照:宋词里的爱情与人生

著 者 王芳芳

责任编辑 周 岩

策 划 古 雪

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李黎明

装帧设计 巴斯光年 WORKSHOP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
(010)64813384 6481338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4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168-9
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清平乐——两宋风物

歌唱我们时代的繁华——柳永的失败和光荣

- ◎倾国倾城一首词 / 2
- ◎你之白衣,我之卿相 / 5
- ◎站在大时代为你唱 / 8

一个青年的观灯记——元宵词里看宋朝

- ◎人人都爱元宵节 / 11
- ◎去灯市期待一场艳遇 / 13
- ◎有个姑娘叫朱淑真 / 16
- ◎转角遇见李清照 / 17
- ◎和辛弃疾一起泡妞 / 19

偶像请签名——每个词人都有追星族

- ◎梦想照进现实 / 23
- ◎词人笔下出西施 / 26
- ◎文学女青年的追星梦 / 28

却见词人在高墙——写词是全民运动

- ◎一首词的三种出头方式 / 33
- ◎会写词的强盗 / 36
- ◎爱看美女的和尚 / 40

◎追男仔的姑娘 / 47

◎被代笔的人生 / 52

第二章 醉东风——名士风流

簪花的少年郎,老了还是少年——解读宋人簪花词

◎从别扭的司马光君说起 / 60

◎是男人就该戴花 / 62

◎老头子与花朵 / 63

◎我们永远是少年 / 65

夕阳下饮酒,是种人生责任——宋祁与张先的诗酒流年

◎小宋我得意地笑 / 68

◎快活三郎和快活三娘 / 72

◎老色狼也有悲伤 / 75

◎生活是一杯苦酒 / 78

词和江湖,都不能给生活以浪漫——江湖派词人的真实人生

◎戴复古:那个不回家的人 / 82

◎姜白石:爱比死更冷 / 87

◎吴文英:月亮照不亮的长安 / 93

大好河山可骑驴——词人们的千秋家国梦

◎想当将军的诗人 / 102

◎丈夫五十不得志 / 106

◎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/ 111

◎一人有一个梦想 / 116

第三章 玉楼春——宋朝人的恋爱

倾城的你——宋词里的艳遇与偷情

- ◎谁艳了谁的遇 / 126
- ◎人人都爱秦少游 / 129
- ◎你非才子,我非国色 / 134

谁最懂得青楼人——词人们笔下的各种妓女形象

- ◎神仙? 妖怪? / 140
- ◎风尘刻画谁的样子 / 145
- ◎我想和你喝鸡汤 / 152

一生最初的苍老——那些读到绝望的爱情篇章

- ◎永远触不到的恋人 / 161
- ◎爱情的尽头 / 166
- ◎等待是一生最初的苍老 / 170

此恨不关风与月——评选宋朝最风流的男人

- ◎剧场版爱情 / 175
- ◎坡写的不是词,是寂寞 / 180
- ◎修要花开到永远 / 184

第四章 定风波——宋词里的人生

人间失格——赵佶与李煜的亡国之音

- ◎一个帝王在泥涂中 / 194

◎没资格当皇帝的人 / 198

◎李后主的救赎 / 201

公子和他的薄情女孩们——人间痴绝晏小山

◎送我水果,还你美玉 / 208

◎小晏的大观园 / 213

◎那是最好的时光 / 216

◎天真,从可耻到可爱 / 220

我姓辛,艰辛的辛——词人身份后的辛弃疾

◎英雄骑马回故乡 / 225

◎男儿到死心如铁 / 229

◎我们家的青兕和老爷子 / 234

人生是写一首词——关于我们的年华老去

◎听听那冷雨 / 239

◎樱桃的滋味 / 241

◎他这样拉风的男人 / 243

◎隐士的黄昏 / 245

第一章
清平乐

两宋风物



歌唱我们时代的繁华 ——柳永的失败和光荣

倾国倾城一首词

所谓传说的存在，流传不衰，常常只是因为真相本身太残酷，人们不得不寻找些许浪漫离奇的理由，给事实蒙上绯色面纱，使它变得可以轻松面对，迅速理解。比如，把一座江山的倾覆，归结为一位绝世红颜的蛊惑。

柳永万万不会想到，他的一首词，竟然会有倾国红颜的妙用，歌唱钱塘自古繁华的《望海潮》，引得金国名将完颜宗弼掷卷兴叹，誓要夺取宋室大好河山，北宋因此而亡。

事情还没完，南宋被打得落花流水、偏安一隅的账，也要结算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说，当时金国皇帝完颜亮，“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”。

战争，两个民族间的血与火，生灵涂炭，悲壮的抗战和沦亡，就这样，在闲谈中添染风雅，变得朦胧而古旧，化作书本上轻飘飘的一页。但历史怎么说？用大时代的眼光看过去，只有成与败，融合与冲突，演变与发展。谁还计较堆满沙场的枯骨，曾是哪个女子的春闺梦里人？他们，也和你我正读着书的人一样，曾在阳光下的集市，挑选今晚的菜肴，曾在细雨里和爱人同撑一把伞，同有过欢乐梦想、得志的自豪与不得志的牢骚……





那年，完颜亮南征至维扬，欣然作诗：“万里车书尽混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？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！”诗写得嚣张，嚣张有了武力支持，就叫霸气，王霸雄图，说到底，不过是征服欲。草原民族，初兴的简朴文明，对另一处繁华天地的由衷向往，那些丰饶土地、名川大山、亭台楼阁、珠宝、丝绸、美女……恨不能占为己有，然后换来一个民族大融合，客观事实战胜个体的情感，成为数行轻描淡写的白纸黑字。世界上曾经的鼎盛文明，少有逃脱这宿命的。历史的真相残忍直接，最终也只能在小说家言中叹息一声：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用诗意来化解个体的悲怆，将一切归结于盛与衰的定数。

这也是诗歌存在的意义，它在时代与人生必有的盛衰中，留住刹那芳华，抚平了疮痍沧桑。

传说中的祸水之词，柳永的《望海潮》是这样写的：
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嘻嘻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
北宋最大成就之一，是城市文化、市民文化的发达。杭州，古称钱塘，就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城市。

杭州的地理位置很重要，历史很悠久，柳永强调说。好比我们夸说一个人，也总要先夸他的家世，来历有多么非凡。杭州是战国时的吴越旧地，三国孙家父子又苦心经营过的地方。“吴兴”、“吴郡”、“会稽”三地，合称三吴，占了大宋朝东南一面的形胜。而钱塘就是其都，是一幅风景画中的画眼，大地河山珠陈玉列，它是最耀眼的一颗明珠。

接着要细说它的好，不怕唠叨，不怕烦琐，因为唠叨烦琐也难以描述它的万分之一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是杭州城里的十万人家。十万是实数，柳永去的时候，杭州连辖县在内，居民已达十余万户，此后还在不断增加。

十余万户的人，到了八月，万人空巷地去看潮。钱塘江潮，民间故事中，伍

子胥含冤而死后的愤怒，化为白袍白甲的浪花将士，向着旧都城呐喊。伍子胥在吴越争霸中，被越国大夫文种的离间计害死，吴灭亡后，大功臣文种也没得到好下场，因勾践的猜疑而伏剑自刎。潮水的愤怒中，又加上了文种的这一笔烂账，这才是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。历史的悲情戏也好，狗血剧也好，最终演变成了庶民的狂欢节。

年复一年，观潮的人挤成欢腾的另一片海，扶老携幼全家出动，在怒涛汹涌、白浪滔天的江潮之上，有例行的水军操练，是军事演习，更是娱乐。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记录：“艨艟数百，分列两岸；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，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，如履平地。”有弄潮儿奋勇争先，在江水中博个彩头。这有另一位词人潘阆写下实录：“长忆观潮，满郭人争江上望。来疑沧海尽成空，万面鼓声中。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别来几向梦中看，梦觉尚心寒。”

《望海潮》是剪裁精巧的记录片。在城内城外的全景之后，镜头摇回来，开始细细特写。街市、商肆，声色之极盛；湖山、花木，风物之清嘉。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，四时美景中生活的人们，也是欢乐的。

这城里，总是有音乐与舞，有人月夜湖上泛舟，有人太阳下戴斗笠钓鱼，男女老少，各有心仪娱乐。最后没忘了夸一夸当地领导人——柳永这时候正年轻，正从家乡去往东京赶考，两浙转运使孙何是世交的长辈，路过地头，于情于礼，总要拜谒投赠的。因为是在这样的地方当长官，所以也清闲风雅得很，千骑高拥中，别有种富贵风流。以后高升之日，回想起此地美景，还要赞叹留恋——主旋律如果都能写成这样，也会有人爱看的嘛！

主旋律要写得好，不仅要有才华，还要有发自内心的激情。当一个年轻的、正对前途踌躇满志的词人，碰上一个繁华的时代，他这种激情，就不仅靠谱，更有了艺术的感染力。

歌唱是需要激情的，而享受美、享受生活，也需要激情。于杭州城里的人们，激情来自于物质生活的满足，所以有了足够的余暇和精力去经营精神世界。

精神当然不一定非要足够的物质保障，不过，居在破巷里、喝稀饭也能高兴的人，毕竟是少数典范，比如司马迁，你把他施了宫刑，扔进牢里，他都能化





一腔孤愤为力量，写出本《史记》。但正常人谁也不会为了写出一部《史记》，而宁愿去受宫刑吧！司马迁自己也不愿意。他只是不得已。他要是不倒这个霉，也许还会多写出几部《史记》呢！所以艰难困苦能够成就人，但困苦本身并没有什么好歌颂的。

我们愿意鼓足热情歌颂的，是真正能够让自己感到欣悦的东西。有些人，喜欢拿别人的困苦来歌颂，他自己也唱得挺开心，但这是建立在他人苦痛之上的，满足的是自己的道德崇高感，像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唐僧：“送死你去，背黑锅我来。”他们忘了，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好端端去送死，哪怕后面掌声雷动。

柳永是后来人们划分出婉约派的当家，但《望海潮》却很豪放。婉约和豪放，本来就是人生的两面。

人从来不是片面的。如果他总是展现单纯的某一面，要么是心机深沉，隐藏得很好，要么，就是人格流于偏狭。我怀疑，这样的人对于人生的体会，他的经验和感官，都会有很多缺憾。

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，不管基调多么悲观，总有被感动被鼓舞的时刻。在人们安然追逐欢愉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，产生《望海潮》这样和谐的词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你之白衣，我之卿相

柳永的一生，用成功学的标准来说，很失意很失败。明明成名那么早，却在仕途上坎坷不前，屡试不第，好不容易考上了，做个不得重用的小官，最后又弄丢了，流落江湖，死在了异乡。于是传说又怀着浪漫与善良登场，说是青楼歌妓们替柳永出资殓葬，出殡之日，满城红粉无不缟素，所谓“众名姬春风吊柳七”。事实是，他是由当地官员安葬的。这个结局不唯美，但也不无温厚，怜他才华的人，毕竟很多很多，不仅限于姑娘们。

柳永在一〇三四年中了进士，已是半百之年。然后在各地做了些小官，成了真正的宦游人。长期迁转徙调，官场上也不得赏识，词作中尽是郁郁之意，最后于客居中病逝。这么说来，一生总归是不如意的。

可是我不同情柳永。为什么要同情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无论在什么国家，什么朝代，总有些人不适合做官，做官也未必会做得好。在那一年，又一次落第之后，柳永写道：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。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这词流传得太广了，后来他一考再考，总算考中进士，皇帝却翻起旧账，御笔一挥：且去填词！这又是与事实有违的传说。可也说明了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柳永就该是那个样子，没有官人嘴脸，只是一位落拓的行吟诗人，行走在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生活中，转身之中，留下美妙的歌声。那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歌声，浪漫，又亲切。

是，他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白衣卿相。人们爱他，替他抱不平，可是，没有人小瞧他。

除非，你觉得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：社会地位与财富。没有在这条拥挤堵车的名利路上占据一个车位，就是失败者，就是被社会抛弃的 loser。可是，罗素说过：幸福的本原是参差多态。只有一种参照物可选的幸福，经不起推敲。成功的定义，不也是这样吗？

他怀才不遇，但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，终会在时代里流芳，在时间中永恒。这是传说折射出来的普通百姓的心声和价值观。

柳永也出身官宦之家，两位兄长都比他早中进士，早早当了官。他是这个家庭里的不肖子，前半生，都在市井街巷里厮混，出入青楼酒肆，生活浮荡。一方面抱怨着、感受着要上进的压力，一方面，他又是真爱这平民百姓的乐趣。

工商业繁荣，城市文化发达，以帝京为中心，各大都市里，娱乐设施繁多，和今天相比，一点也不逊色，甚至更有趣。酒楼、菜馆、茶坊、歌院、瓦子……唱戏、说书、杂耍、卖唱……士农工商、江湖艺人、城市游民，各色人等穿插交错，种种悲欢同时上演，做出恩爱情仇、光怪陆离。

“瓦者，野合易散之意也。不知起于何时。但在京师时，甚为士庶放荡之所，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。”由唐及宋，这样的市民生活，就像闻一多先生所说：“颠狂中有战栗，堕落中有灵性。”不登大雅之堂，不是正经士大夫们所屑于涉足的，也不被官方允许，但多么令人留恋陶醉。

雅文化与俗文化间有分明的界限，谁料到，柳永这个被上流社会放逐的人，来斜插了一足。误打误撞，承担起记录时代的任务。





笛家弄

花发西园，草薰南陌，韶光明媚，乍晴轻暖清明后。水嬉舟动，
楔饮筵开，银塘似染，金堤如绣。是处王孙，几多游妓，往往携纤手。
遣离人、对嘉景，触目伤怀，尽成感旧。别久。帝城当日，兰堂夜
烛，百万呼庐，画阁春风，十千沽酒。未省、宴处能忘管弦，醉里不寻
花柳。岂知秦楼，玉箫声断，前事难重偶。空遗恨，望仙乡，一饷消
凝，泪沾襟袖。

这是写帝京汴梁生活的一词。上片写春天的游宴，清明时节，陌上花发草长，游人如织，到处是青年男女携手同游。借踏青而男女相会的风俗，起源于上古，直到明清才在礼教影响下在中原大地慢慢绝迹。但在北宋，人们的顾忌还没那么多。

当一个人孤单时，又是春天，他会对那些成双结对的人儿有什么感觉？我所知道的是，每到情人节，玫瑰与巧克力横行的时候，就会有“情人去死团”在网络与生活中兴起，其实也干不了什么，就是冲成双成对的情人扔冷眼，吐吐口水，喝喝倒彩，回过头来，悲愤的还是那个没人陪伴的寂寞自己。不过在宋朝，在柳永，不会这样充满荷尔蒙气息和无厘头。

他是看惯了男女情事的人，久经情场的男子，到了一定年纪，对于爱情，追忆比追求更来得猛烈。他已经知道，所谓爱情终归是同样的组成：渴望、徘徊、相思，夜深不语的惆怅、花下相见的狂喜如梦……就像一场热病，每个人的病程症状都是一样的。而无论怎样的爱，终归要消失在时间里，生离、死别、移情别恋，或者在长久的相守中把爱转换为亲情。对于眼前甜蜜的一对对男女，他怎么会嫉妒、羡慕呢？他只是，黯然地想起了从前。

从前的感情，像一坛启封了又重新收好的酒，把思念蒸发出来，要经过一些缓慢烦琐的程序，甚至酒坛都要仔细抚摸上几遍。词里的男人，就是这样，回忆飞在了空中，盘旋在他们曾经相会的地点。那绮丽奢靡的帝京之夜、兰堂画阁，呼喝豪赌、饮酒寻欢的人们，谁相信这纸醉金迷中还有真情？

真情未必没有，哪怕只是当时。当时的他，也像许多热恋中的人那样，以

为可以天长地久，为了一个她洗手花丛，怎么欢腾胡闹的酒席上，他都能把世界抛开在外，想着她，念着她，醉了也不去找别人。对于一个浪子，这已经是他罗曼史中极真的时刻了吧？

可是不，她把他闪了个空。没有写什么原因，也许是她走了，也许是嫁人了，总之一下子让他前缘难续。只剩下他在这依旧繁华却已空空的城里，走着，看着，终于落下泪来。

泪水终究会被城市一如既往的热闹喧嚣埋没，城市刺痛了人心，然后，又不动声色地包容了这颗伤痛的心，让它在一天天的日常生活中，平静下来。

站在大时代为你唱

柳永的词，在写到自己感情生活的时候，和那些替青楼女子抒写心怀的，非常不一样。他的思念、怀想，总是和时代的背景、住过的城市、走过的地方、看过的风景，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互为表里。

有时候，你真不知道，他是怀念在那座城里的人，还是那个城本身。但对于城市和那个人，我们岂不也经常有这样纠缠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背景谁是主题的眷恋？到老了的时候，坐在温暖阳光下，忽然从久远的记忆里泛起来的，是她穿着绿罗裙的身影，还是她裙边茸茸芳草的清香；是她的笑容，还是那年和她对面坐着吃饭时，从小饭馆窗口洒落到桌上，洒落到彼此身上的斑驳光影……

城也罢，人也罢，我们怀念的，或许，是那段永不再来的光阴。我们的一生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住过的地方，我们遇见过的人，映照出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十分钟年华老去。所以，我们才会去热爱一个城市，热爱一个过去的年代。

判断一个时代好不好，第一，要看那个时代的女人过得怎样；第二，要听那个时代的诗人在吟什么样的诗歌。想要知道北宋年间的故事，跟着柳永的词，没错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回忆道：“太平日久，人物阜繁，垂髫之童但习鼓舞，斑白之者不识干戈，时节相生，各有观赏。”如此等等，早已在柳永的词中一一





描绘。

“连云复道凌飞观。耸皇居丽，嘉气瑞烟葱蒨。翠华宵幸，是处层城阊苑。”——这是皇城。

“九衢三市风光丽，正万家、急管繁弦。凤楼临绮陌，嘉气非烟。”——这是城中的大道。

“路缭绕。野桥新市里，花农妓好。引游人、竞来喧笑。”——这是春天里郊外踏青。

“香径里、绝缨掷果无数。更阑烛影花阴下，少年人，往往奇遇。”——这是新春灯会。

一年四季，节日一个接着一个，需要人们认真地尽兴地去过。生老病死，用中国式的坦荡来面对。岁首为元旦，放鞭炮，换新衣拜年，赌博游艺的彩棚到处都是，贵家小姐都跑出来看戏；元宵节灯会，彩灯从皇宫里结到城门外，与民同乐，全国的灯匠都来用奇技淫巧争高下；花朝节到了举城出去看花；清明、寒食扫墓踏青，男女互递眼色……中秋焚香拜月，所有人把各自心事对着月亮许愿；重阳要头插菊花、胸佩茱萸地去爬山；冬至烧香，腊八拜佛……

歌舞团和杂戏班子，每个节日都要隆重出场，和他们同等受欢迎的，是开店面摆小摊或提篮小卖的生意人，不分昼夜流水价地卖花卖酒水卖小吃。那些食物真丰盛啊，名目繁多，即使见多识广的现代人，看到了也要流口水。

著名老饕苏东坡，说起吃的来，立刻滔滔不绝，光黄州猪肉就写得恨不得自己先流下口水来。他被贬谪到琼州的时候，为当地一位贫苦老妇打生意广告：“纤手搓来五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，夜来春睡知轻重，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”写得好生香艳，卖的是啥？搓成环状的大饼，怎么想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吧。可架不住这金字招牌，名人效应，霎时间卖饼老妇生意盈门。

老饕也有被老饕晃点的时候。苏东坡的字，在当时就红得很，有人就打他的主意，给他写信，拿到回信就赶紧到东坡粉丝那里去换羊肉，能换十几斤。这天，东坡先生正公务繁忙，该人又派小厮来了，拿着封信要回书，要得挺急。东坡先生笑道：“跟你家大人说，本官今天不屠宰。”

文化文化，在没文化的粗人眼里，就落到了最直截了当的口腹之欲。各取所需，也没什么不好。这个故事让我捧腹，也让人神往。它像一个时代的注脚，

看得见大俗与大雅的交会，在互相打量又彼此欣赏。它是一组交响曲中，一支小号吹出的小小滑音，在宏大里流露出生活的俏皮。

歌唱时代，本来就可以有各种方式，不完全是诗词的天职。普通人不经意中的一句话、一个举动，也可以有着诗意。只要你是真心地喜欢着这个时代，安享着它的一切：美妙的书法，或者，一堆羊肉。

